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蔣濬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凡三年

戊申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金人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陷

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鬬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

死

發明 志其身者事君之忠黄氏榦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於心者也食人之禄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致虛既知鄧州則君命之託不為不重民社之寄不為不專金師臨城弗克死守而乃逃奔何以謂之大丈夫乎故書出奔而不言其地所以言其出走茫然無知也劉汲分兵固守登陴死戰城陷而斃志可尚已故特具官而以全節予之然則劉范之忠邪分矣綱目之予奪嚴矣垂戒深矣

金將烏珠犯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

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僞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

爺爺

廣義 分注載宗澤對客圍棊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于安而

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恥
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讎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
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疎
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
以終于南也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羅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
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
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
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

程述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發明　臨陣捐軀人臣大節唐重書生能死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

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叛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

金人陷青濰州

鄂爾多使棟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陷與通叛朱廷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王淵招張遇降之

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沿
降之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

竄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彦黄潛善匿不以聞成章
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發明

朱子曰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是時所在盜起汪黄匿不以聞是欺其君也成章閹人尚能忠君愛國上疏極諫怒而竄黜謂之何哉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高宗值草昧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從善乎然則閹人猶知惡惡當時宋廷諸臣何為阿諛苟容而不急救正者邪故竄成章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若以閹人之故而遂昧其書法之公烏足謂之綱目哉

廣義觀成章此舉其與童貫梁師成豈可同日語哉綱目不表而出之其亦等於閹寺矣語曰不以人廢言此可見書法之公也

以劉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恚而去

發明劉豫姦邪非可用者茲因人薦起知濟南觀其易郡之心則其不忠可見矣他日竊據中原貽禍宋室尚誰咎哉書之所以志宋失濟南之漸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哉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金人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敵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發明

死節必書勸狥國也于詡之守淮寧悉力固禦及其城陷奮罵不屈迨與唐之張巡許遠同符而合轍者矣向非君臣之義暴白於胸中者臨難詎無茍免之失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褒忠臣表節義而為萬世臣子不忠之戒也

知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金人冦熙河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右都護張嚴追戰五里坡敗死

羅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慮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墜馬死敵為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羅索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羅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

發明

逆者因來而拒之之謂追者已去而躡之之詞曰逆擊曰破之所以予惟輔也然張嚴拒之敵而死其忠可尚表表在人無可疑者曷為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行師之道當慮萬全以順則吉從逆則凶故易曰師左次無咎張嚴嗜功輕進陷敵計中而死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何益之有是時金華爾興斯民塗炭天下之生靈能幾何哉嚴不審利害輕進取禍而使三軍肝腦塗地是不知左

次之義功既無成身亦難保豈不深可惜哉故不以全節序之彤而與邀功生事者同例其責備之意益可見矣

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羅索盡焚西京廬舍虜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捕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西京尼瑪哈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知中山府陳遘為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衆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捽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發明 遂者繼事之詞上書陳遘被殺下書金陷中山則是中山猶是拒敵未能遽陷因遘死然後陷之也則遘之殉義為何如哉特書其下殺者既嘉陳遘忠於所事之美復著宋人不能救援之失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四月金烏珠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

烏珠率衆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蝟力戰得免乃收餘兵南歸烏珠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衆復至奔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

去時烏珠等聞尼瑪哈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金羅索寇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羅索敗走同華

羅索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于青溪嶺士殊死鬬大敗之敵遂東走同華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

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發明是時中國之氣稍稍振起故翟進有西京之捷吳玠有涇原之捷李彥仙有陝州之捷綱

目備書于册皆所以
嘉而予之之詞也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達章丐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宫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掩泣聽命澤乃上䟽大畧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

右淮向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金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鋭惟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

發明書下詔還京師喜之也書不果惜之也李氏綱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宗澤還京之䟽不知幾上帝皆不聽誠何心哉是時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敵所據寧忍棄京師而南幸乎機不可失時難再得進尺則得寸退寸則失尺高宗怯懦無為因循苟且忘國大讐而不恤偏信大姦而不知寧失中原而資敵人而甘作江南之龜茲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嘆哉若高宗者誠可謂寄生之君耳吁

許景衡罷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黄潛善汪伯彦以為異已因其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至瓜州得暍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發明 嗚呼景衡賢人君子也時南幸之議成於汪黄二姦之怯懦於景衡何預焉今也二姦一見高宗允渡之請遂嫁禍於景衡而在已若不與者然噫二姦將以欺人適以欺天吾誰欺欺天乎君子於二姦乎何誅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

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與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奚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本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發明虛中降金不書其叛亦有說乎夫以天子君臨四海富有萬方不思自強以復讐却乃祈請於金人則是使之者固有罪非獨為使者之有罪也故直書降金而不曰叛所以恕虛中而罪高宗也雖然虛中將命至金忘君臣敵豈無罪歟彼以奉使之臣靦顏北面事人謂之行已有恥不可也偷生以事二姓謂不辱君命不可也嗚呼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若虛中者忍恥苟容與禽獸奚擇哉故一旦盡削其資政殿大學士之官而足以著其叛逆之罪云爾此固書法之深意

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

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金羅索大掠而東遂陷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陜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間虜陷長安擬庶兼節制悚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

節度遂與其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阨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敵遂去曲端果其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邀餘衆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羅索還軍陷之

發明

羅索一金將也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宋之守將畧無牽制邀擊之謀坐使敵人出入自如恣其剽掠陷其城邑是果誰之咎哉考之分注王庶欲謀襲取勝而為王似席貢所沮欲限河自守又為曲端似貢所抑然則宋人坐失機會者由諸將不協之所致也綱目特書則其深罪當時之意可見矣

張慤卒

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雖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

時陝西撫諭使謝亮特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賊壓鋭於熈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亮不聽

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亂因守臣朱芾命張俊討之俊擒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

淵之部曲希淵旨誣
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

發明　識者不以天占時而以時占天敵騎縱橫盜賊充斥生民之憔悴益甚天下之水火益深京畿淮甸根本之地而蝗生焉其病甚矣值衰亂之世民無定主而救災恤患之政漠然無聞惜哉雖然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巍巍宗享盈成之業存侈大之心欺天虐民長傲縱欲只圖長享太平不料禍出轂下舉族北轅社稷分崩貽禍至今而不息是以人君當謹之於微云

○秋七月東京留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黄潜善汪伯彦所抑潜善伯彦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

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發明 宗澤忠君憂國之心堅如鐵石至死不渝屹然為東京之保障則其心宋誠矣嘉謀不遂

發憤而卒可哀也已故特具官以予之杜充酷而無謀使之代爲留守由是豪傑離心降盜復叛遂致東京不守充卒降敵尚誰咎哉故特書以杜充代者不惟譏當時之失策抑亦見東京之陷實基於此

廣義嗟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乎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闇於上臣佐於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主則羣雄聽命巨姦受戮金人雖黠蓄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於孔明哉惜乎賫志以殁能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帝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擬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發明　馬伸之疏初無過也特因上疏論汪黃之姦乃嘗言耳嘗言違之不善言從之果何謂邪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猷伊于胡底嗚呼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嘉謀不行邪說暴作遂使正人貶黜客死于遠謫不甚可惜哉高宗親履艱難殷鑒不遠而乃棄正人信壬士其處徽宗之時則其不為徽宗益亦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而以親賢遠佞為先天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廣義　嘗謂自古國家之敗亡者每出於姦邪之陷忠良而人主迷而不悟也且以有宋言之神宗不悟王安石之姦是以淆朝君子一網打盡而禍已胚胎于此時矣未幾大蔡小蔡大悖小悖之徒踵而行之釀成徽欽之禍卒莫之救而至于宗社滅亡生靈塗炭后妃受辱舉族淪于夷狄而高宗

宗幾不能保厥躬其徵驗亦豈遠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況繼世而與耳目之所逮者乎為高宗者一得馬伸之疏即當惕然警悟改弦易轍辨其孰為君子而親之孰為小人而遠之卻迴幸之計壯恢復之謨使忠良協心姦邪失勢則大事不去而大讐可復矣奈何馬伸朝進忠言暮承貶詔卒致忠良解體姦佞肆兇其昏庸亦幾于徽欽矣嗚呼宋室不競皆其君之自取而由人乎哉

以趙子砥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金主烏奇邁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居達蘭亦厚待之

發明　徽欽主中國非金主所能廢也其書金主廢之者蓋言宋不能自立恢復中原惟信任姦

邪專主和議思欲偷安旦夕豈知歲輸金帛罔用匱耗一旦敵兵入都城卒為俘掠乃猶不能身殉社稷忍恥偷生靦顔受命於金人聽其廢置欽父子相繼皆以昏稱流離遷徙不違寧居此時求為稱臣稱姪北面事人而不可得豈非其自取哉人君覩此其亦防微杜漸不見是圖謹於禮以處國勤於政以御守務明其德而天下歸無怠無荒而四夷王必使忠良輔政而奸邪盡斥中國既治而外患自弭則亦庶乎其可也有天下者尚鑒兹哉

廣義昔者宋嘗稱臣於金矣金人既得而臣之則亦得而廢之矣然綱目於金主斥其名於徽欽尊為帝者何葢斥其名者譏其暴也尊為帝者著其存也雖然其號徽欽父子不亦宜乎

九月郭三益卒○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

皆遂會尼瑪哈入寇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黄潛善汪伯彦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識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鄂爾多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共備之尼瑪哈將歷憡擴而東聞鄂爾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及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冬十月隆佑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宫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彦為扈從都副統制

楊進復叛寇汝洛翟進戰死

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絶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害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發明

翟進忘身狥國死得其所何不以全節之例予之原情也兵家之勝不可不知孫子曰故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斯無敗矣翟進恃勝不虞為賊所害則與邀功生事者無異故特貶而書曰戰死所以深著不諳之意也為將者可不知兵家之勝哉

廣義臣聞良將用人猶良醫之用藥也是故烏頭葶藶毒物也一遇良醫皆其佐使而能愈人之疾否則芝苓參朮亦可殺人觀夫楊進當宗澤留守東京之初舉三十萬之衆來降澤能用之進則俯首聽命甘心從役令也宗澤既沒杜充繼之充也不能任愼乃司紘率厥常悉反澤政由是豪傑解體致進叛心復萌不肯為國破敵反肆操戈之心豈不猶烏頭葶藶之遇夫醫師之良與不良者哉是知進之復叛者進固有罪也亦充不能守澤之政故也

知濮州楊粹中襲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同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跣足

走使得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發明粹中是衆亦可謂邀功生事乎曰非也金人日强宋室削弱尚有志於興復出奇制勝乃綱目之所以予况敵軍臨城者乎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自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哉故綱目特筆起義而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徇國之勸也

金羅索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羅索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

泰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還延于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𤫊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誅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𤫊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𤫊若不聽則斬以來會𤫊已去追之不及

發明

凡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襄樂不進譏之也是時敵覘延安危迫既甚曲端屢奉王庶之檄便當遄往救之一以解延安之倒懸一以紓君父

之震恐可也夫何統率精兵次于襄樂而遷延怠慢之心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端之兵足以破敵端之勇足以拒敵而逗撓如此謂之何哉故特書次于襄樂不進所以罪其不急君也

廣義 嗚呼帥臣之志孰不欲為國破敵以樹功名哉然未有離心離德而能成之者也使王庶曲端不二其心如率然在山首尾相顧則富察羅索必成擒矣豈曰救之云乎哉惟其心之不一所以獲喪師失地之罪而遂金人之謀耳書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又曰爾尚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惜乎王庶曲端不足以知此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

稍見收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頁與耶律廸延掌之

金烏珠陷開德府相州○以魏行可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侍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譬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廣義　自古祖宗創業孰不望其子孫有以守成之也高宗不能興復祖宗之業而復還舊都播遷至此其有負于祖宗也多矣今而不能朝享祖宗于大廟陵寢而朝享于僧寺使宋之祖宗有靈

必不受此辱已之享噫高宗縱不愧
于祖宗寧不愧于是寺之僧也耶

○郊大赦

發明 事有緩急時有治亂二者失其序則顛倒而錯繆矣粤自宋室不綱女真雲擾四五年間日益猖獗求之宋人制禦自詔韓世忠宗澤備金之外他未之聞其間攻陷州郡幾半天下至是陷濮州陷延安陷開德陷相州如入無人之境當時天下不聞有勤王之師朝廷不聞有破敵之功徒見宰相壅蔽天子依違而已夫以強敵橫行如此而宋之君臣了無一策惟聞以魏行可使金朝享祖宗神主郊大赦嗚呼陋哉若高宗者是緩急而行緩亂而行治者也綱目備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敵結和抑其所請敵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羅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敵大敗之斬羅索之子

發明　所貴乎中國士大夫者以其有禮義廉耻四事而已四事既亡則冠裳而禽犢何以異於人乎金人之寇晉寧徽言悉力固守遂約可求併兵禦敵苟有人心者則必同謀協力以奬王室此

因職分之宜也夫何因其執子相率降金則禮義廉恥爲之掃地矣故直書叛降以著其不赦之罪

吳玠襲史斌斬之

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除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達蘭圍濟南劉豫遣子麟與戰却之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發明 按分注達蘭圍濟南劉豫有破敵之功及啗以利卒叛降金至綱目盡削其事直書劉豫

叛降金者以見濟南之力猶足拒敵而劉豫自降之也然劉豫既有專城之寄又反降讐而背君父他日僭立非次妄干位號則其罪不可得而逃矣此綱目所以書其叛降以正其反逆之誅也

金鄂爾多陷北京提刑郭永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發明　郭永職任提刑非守臣比然且率兵固守力竭而亡當時張益謙裴億之徒偷生降敵其

罪可勝誅哉觀其罵敵之言則君臣之義明死節之分定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廣義張益謙裴億不能死封疆而郭永死之是二人之生不如一永之死孟子曰則凡可以得生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益謙與億是也至若舍生取義而能盡臣節者永獨有焉

以黄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發明 宰相之職經體贊元所繫甚重苟徒尸位而無經綸之策何以謂之宰相乎高宗以黄潛善汪伯彥為丞相而以顧岐朱勝非為恭政可謂物以羣分者矣嗚呼高宗以汪黄為能而相之何興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飽如酌孔取然江黄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故特書以深貶之任相如此則時事豈不可知哉

廣義 分注備載汪黄二賊蒙蔽高宗而高宗恬不知省徒使百世之下令人不平然而高宗之不見殆乎金人者特幸也使其如父若兄則將有昏伯之封矣大易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無其人三歲不覿凶高宗之謂也

金尼瑪哈陷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為備黄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

己酉 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黄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衆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然天下未寧夷狄未息正用人之時何以致仕蓋必有其說焉王彥

力陳恢復之議見忤汪黃稱疾致仕則抑鬱不自伸之意可見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高宗偏信讒言不肯朕下而遺棄之徒以忠言為佞佞言為忠中興之業烏能成乎然則小人之禍烈矣君子之道消矣綱目具官而書致仕所以重予王彥而深罪當時也夫豈於兵亂倥偬之日識臣致仕尚可以逭其責哉

廣義　偉哉王彥之見幾明決也然豈不知黃汪二姦之不欲北伐哉特以勢在二姦不得不與言之耳假使不與之言而陳於高宗殆見高宗之志亦二姦之志也上下同心亦不能必其俞允也夫王彥不言而行北伐之舉不可也言之不允而行之亦不可也二者無一而可則將若之何哉曰行吾之志而已故於其降詔免對之時即稱疾致仕其制行何其若是之勇哉豫之介石彥其有焉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

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幾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詣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捨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發明王復之死死於義也觀其謂敵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可見矣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

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勝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内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

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以為黄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問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丞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發明 光世受命拒金兵潰而死固其分也夫何偷生苟免棄衆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故書走還罪怯也敵陷天長漸逼儀眞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猶聽浮屠誦之何哉故綱目於此書帝奔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天王出居鄭春秋譏之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焉故特書奔鎮江所

以深識之也是舉
君臣皆罪之爾

廣義嗟夫汪黄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于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說法無興平日益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鄭瑴之亟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彦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而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以頤

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揚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廣義 金陵帝王州也有石頭之固有長江之險故如吳如晉如宋如齊如梁如陳莫不藉此以固王業然皆不能混一天下者非其地之罪也溺於苟安故也豈杭黑子彈丸之比哉且杭州不過東南瀕海之一郡耳未聞有立國於此而能興復者也高宗何獨取於此哉臣知其意非不欲留金陵也但慮金人之逼近止圖偷生免死而已豈有他哉使金人來勝取杭亦惟航海一策耳舍此何能為哉人謂宋高宗中興實未足以愜識者之論

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

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羅索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

羅索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析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羅索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

發明 徽言之守晉寧宣力既久城陷被執奮罵不降誠所謂威武不能屈其忠感矣故特以全節予之也

帝至杭州赦

帝駐驆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陜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兵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驆金陵備禦江口通達糧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還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人再舉驅擄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黄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狠愎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内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末減其罪云

發明　詩云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朱子曰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諛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以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汪黄主和誤國妬賢欺主以致金人入寇帝之播越皆二人之罪也豈非高宗

好諛佞而小人得以乘之乎蘇因人論而免之宜矣故直書以罪乃深貶之

廣義 汪黃二賊之罪雖磔于市朝不足以謝天下豈貶官之可厭於人情耶高宗於李綱反安置於二賊則罷免顛倒是非何以為訓君子以恢復之事望高宗殆見其難矣

以葉夢得張澂為尚書左右丞○贈陳東歐陽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發明 尹氏曰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誅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張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蓍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

東澈論黄潜善之誤國請高宗之北征帝不聽而復殺之今已三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故凡金人再冠雖起於彼其實皆汪黄醖釀以成之耳嘉其忠而不誅二賊高宗猶未為盡知東澈者也綱目於此特書贈官其所以予悔悟也為如何哉人主觀此其亦應用忠言於無事之日毋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悠其言斬江北都廵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逆失諸將心至是制

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内侍康履等刼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頗觖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内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内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内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

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適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

於樓下腰斬扆贓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

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專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澂為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毋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

乃止

發明 二逆豎作亂而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羣臣無如之何則宋室慨慨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恢復舊物中興天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人君所恃以為治者刑與賞而已刑賞者治天下之具也非其心之至公至明者烏能執其柄以懲勸天下之人心哉何則刑賞出于天而不出于人者也故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謂之衆者公之所在也公則天私則人矣君人者法天以政養萬民者也烏可不以公而以私邪高宗當國步艱難之秋不能立乎窮且益堅之志動輒信讒而使刑賞大權每出於奸諛閹寺之輩而國且不治況望其能恢復哉今於苗傅劉正彥之亂其不至於魯昭高貴鄉公者幸矣臣嘗推夫苗劉作亂之由非其本心

也乃不平之故也當夫金人追高宗於揚州之日君臣上下若癡若騃黃汪二賊方且聽浮屠說法視其君如路人豈有一人有功之當賞者耶無非可刑者耳故劉光世見高宗泣訴王淵管船不法之罪則淵在所當刑者也夫何高宗溺於閹宦之邪說反以淵簽書樞密院事當其制下之日諸將即有不平之心豈特苗傅正彥哉苗傅正彥特患愚戇故其末立見耳善乎王鈞甫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斯言得之矣觀夫苗傅對高宗之言句句是實但在君父之前不應如此之悻直也況其擅殺之罪將安逃乎綱目書作亂者所以著其逆也非不學之驗乎曰然則苗劉於此當何如哉曰其心能隱忍則乘時以立功者不能則如王彥之角巾私第何不可哉噫苗劉固激於刑賞之不公高宗則昧於刑賞之至公也春秋

責備賢者君子奚可獨罪苗劉哉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旣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决之即引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齎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檄示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

早反正劉正彦遣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誅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趣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

于正彦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詆浚欲危社稷責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順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洛以大計順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沙漠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彦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順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慮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簽書院事浚順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

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彦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宫帝慰勞之傅正彦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癸明

苗劉作亂刼帝傳位天下之亂賊耳當時諸將雖强兵據大鎮無有興義兵以討賊為事者獨張浚顔浩仗義勤王則其急君之心可見矣然綱目亦予其討者所以勸狥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盜邵青掠泗州

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刼楚泗間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孫統之又以孫子麟知濟南府鄂爾多還屯濬州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達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

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侯趙立戰死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發明凡書故將于義也蓋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也王復死於王事而趙立乃有興復之功綱目樂與人為善亦不以偏裨之故而不錄故將書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以予之

夏四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宫親擁帝乘馬還行宫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彦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彦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

彦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趣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詔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絶一日啜羮忽聞朕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詣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擴范仲熊時布益皆貶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

樂滚賓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張浚

丁衛州

癸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大臣值國家大變則必設謀措事削平内難必不得已死生以之可也勝非等值苗劉之亂依阿取容殊無可否誠宜罪者高宗復位而皆免之豈不得其宜哉故直書免者以明勝非等之可免也其旨嚴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

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禁内侍干預朝政

詔内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省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發明

上書禁内侍干預朝政下書重正三省官名皆所以予其革宿弊也是亦過而能改者乎

表而出之蓋亦不沒其善耳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爲建康府

冊魏國公旉爲皇太子○盜薛慶據高郵張浚諭降之

慶據高郵有衆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就職

金人陷鄜坊州

未幾又陷鞏州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决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悦

發明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悉為所轄以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黜陟而數郡之權皆歸於浚耳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苟非浚

之德望素有以暴白於天下者安能寵任之若是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既足以表張浚之才又足以著高宗之明也君臣之間兩無所憾矣

廣義 大抵取天下之術道德為先形勝次之葢道德本也形勝末也有其本而兼其末者得之必易而傳之者亦遠恃其末而遺其本者得之雖易而傳之者亦促三代以下得之易而傳之遠者西漢是也得之易而傳之促者嬴秦是也彼呂政以武人為大君恃關陝之固以一滅六然而仁義不施其於道德也何有故卒至於二世而亡非其得之易而傳之促者乎若夫漢高據巴蜀之險而能養民致賢以興仁義之師是以不五載而滅西楚厥後以婁敬之說以都關中其亦有取夫形勝也故歷年四百有九傳世二十有四非其得之易而傳之遠者乎然人徒知取天下尚乎形勝殊不

知形勝固可尚使無道德以為本則雖得之必失之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也張浚勸高宗幸川陝似乎計之得者也惜乎無一語道德以及之亦未為無失也浚於此時言聽計從之時也盍亦告高宗曰今當國步艱難之秋不可以怯懦自處陛下當奮乾剛之勇先正其心以定恢復之計不為邪說所惑然後正其心以待人正其心以決事正其心以用賢正其心以去惡若然則邪正有所分而賢否有所别矣賢如李綱馬伸張所王彥者復之以爵位惡如黄潛善伯彥者加之以顯戮必使前後左右無非正人則邪佞無自入而大事可圖矣夫然後誓約同志奉駕以幸秦川則天下勤王之師必雲集響應而大讐可復也中興之業豈止於是而已哉不此之務而徒以形勝為言亦未為策之得者也嗟以浚之

賢而尚為棄本逐末之說況下於淺者哉

以勝康同簽書樞密院事○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清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遣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殛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發明　節義者國家之綱紀士人之高行在昔蘇武仗節單于赦敬趙咨正論魏主尊崇誠有如

霜降水涸涯涘乃見疾風凛凛勁草自若而能挺身不變者此尤可敬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艱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靦顏就鼎鑊無悔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節義自守等富貴如浮雲視輕生如脫屣者鮮不為其所恐動矣所謂使人之道繫國勢之安危詎不誠然乎哉故綱目具其官既足以表其不奪之義曰拘之尤足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瑞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
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

楊進居鳴皐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數萬悉潰去河南平

廣義　楊進降于宗澤者也夫既降之又復叛之則其罪又浮于未降之日矣其敗也豈不宜哉

綱目書此其為叛逆者之戒深矣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熈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

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發明　霖雨者陰逆之氣而亦怨憤之氣交并之所致也當時闕政固多不可枚舉而正人心闢邪說修政治復讐恥此其大者觀趙鼎之一䟽張守之六思詞嚴義正則凡以救時之急務惜高宗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帝能詔言闕政罷安石配享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故亦特書以予之也

廣義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求實之禍實自王安石倡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䟽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

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發明

尚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古之聖王未嘗不以求言納諫為務袁植既居諫職理宜進言潛善輩罪滔天法當誅殛帝以導朕殺人為言不亦誤乎蓋刑以止邪有邪而不刑則是縱其邪而不禁將不勝其邪矣上書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下書罷右司諫袁植則其求言而反忌言不若不求之為愈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昔者伯鯀方命圯族即見殛于大舜攝位之初少正卯瀆亂厥政亦見誅于孔子攝事之始高宗此時正當旌別淑慝非大舜孔子時比然已之有咎因所當責而咎在臣下亦所當懲若以高宗之言為是則大舜孔子為暴而高宗為仁矣綱目書罷右司諫者明袁植之不當罷也其罪高宗之意深矣

金烏珠大舉入寇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烏奇邁從之遂陷磁單密州又陷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發明 金舉號識之也斥名貶之也大舉惡特衆也入寇外而斥之也綱目所謹者用兵之事故書法如此然金人之屢入寇者蓋由積勝之威而無挫衂故耳自烏珠率衆深入殘虐中華由是而渡江由是而東下如入無人之境宋室之不競亦可哀也金人之肆暴亦已甚也綱目之所書亦不得已也吁

秋七月太子旉卒

諡元懿

鄭瑴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詔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發明惡人不滅則正人之志不行小人未去則君子之道必沮范瓊嘗汚偽命跋扈無君天子

畏其威羣臣避其勢罪惡浮矣典刑宜矣張浚將赴川陝密謀誅之分注尚以賜死為文綱目變文直書伏誅所以正其悖逆之罪也蓋欲復塞外之疆土先清君側之惡人故綱目上書范瓊有罪伏誅而下書張浚發建康則浚之所忌者瓊瓊誅然後得行其志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餉餽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淮荊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繳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絶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㝢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盜郭仲威掠淮陽軍

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强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

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柢因唐末令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發明 本政一書深切時務宋不能用可勝惜哉宜乎為朱子之所甚愛也特書于冊深予之耳

廣義 勲有經濟之才而不得見用於時古稱君臣相遇之難不其諒哉

八月李邴罷以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制

使王庶罷

以王似代之

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

發明

直書不答著金之强也蓋為國莫大於自强苟能自强則政令一新臣民推戴外侮不至

四海肅清舊疆可復元惡可殄古之人有行之者光武是也高宗即位三年于茲國政不修大讐未雪東奔西走迄無寧居非果有為甘於屈辱謂之何哉使金之人肩摩踵接或拘於彼者有之或降於彼者有之和議不成徒示削弱敵不可測其意昭然與其委靡以不振曷若奮發而有為茲復致書於金詞語卑辱金人不答寧無愧乎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不能以理自明而但左支右梧何益於事嗚呼若高宗者誠哉無復惡之心者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自古立國禦敵貴乎自强自强然後可以求成可以請平一或不能自强而勢在于彼則彼為重我為輕彼為主我為客彼强我弱則彼勝我負也必矣欲求成而成不可求欲請平而平不

可請雖匍匐叩頭無益也況致書乞憐哉向用李綱張所王彦馬伸宗澤岳飛之謀將見欲成欲平皆在於金而求之請之來將不許焉奈何高宗忠言不聽姦計是從以和議為長策以退避為善謀南宋君臣誅國至此可謂陽九之極矣是書也揭之于册所以見不惟無益於當時適足貽愧于千古

閏月以吕頤浩杜充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敵騎來虚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

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發明 直諫非人臣之利乃社稷之福甚矣諫之多端也犯顏逆鱗叩頭流血其名曰直宜也鄒浩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引裾折檻之人范公之所愛是直或議其激也和容婉色微言婉辭其名曰諷可也李大臨以密啓爲讒佞深切懇之心知其非而詞斷不及者雖趙公槩不免於譏是諷又疑其佞也胡寅一疏忠憤激烈至今誦之猶有生氣誠高宗之所宜聽者昔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高宗何聽德不聽而罪言者哉然則呂頤浩亦不能逃其妨賢之責矣

廣義 高宗於是年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且有詔以四失罪已亦可謂有志于恢復矣今者胡寅一書深切時病洞其大義其與肅宗即位靈武不殊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者深中高宗之膏肓也其二曰罷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非高宗昧經邦之大畧乎其一曰罷和議以修戰備非高宗昧勘難之遠圖乎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即其綏人之德也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即其馭臣之柄也凡寅之所言者無非因高宗之病而藥之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高宗於切直之言而拒之如此可謂距人于千里之外者也君臣義合不合則去孰肯與之言哉是知高宗向日罪已非罪已也實護已也非虛文而何君子於高宗豈乎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𤫊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朔日食○金人陷南京

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朱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圌山福山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命劉光世移屯江州

杜充罷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廣義分注云恐震驚太后故也若以震驚太后為慮與之偕行可也使其至建康如洪州者此為

果何義哉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達蘭命邵拜邵曰臨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發明

吳武安責金以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之書至今讀之令人毛竦李顯忠責金以汝本遠夷遼壁大信之言至今聞之猶有生氣此皆節義之昭著者張邵使金力辭不屈金人囚之其志可尚其與洪皓之節前後而一轍也苟非節義之浹洽其能若是乎屈已以和戎使忠臣義士拘囚窮荒卒無所益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惜哉

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邈

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敵撾擊其口猶吮血噀之遂遇害邈將死顔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諡曰忠壯

發明　禁民漢服則是變於夷者矣殺者殺無罪也殺故知真定府李邈予不忘宋也李邈被執迨今三載金人使知滄州則邈不答金人使易漢服則邈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揺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豈他偷生者之可論乎或以不能速死為嫌蓋晉之程嬰公孫杵臼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李邈被執三年不屈而死又何嫌哉比而觀之義

自見矣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時烏珠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黄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

成殺知泗州耿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

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

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與俊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醸設官主之麯與醸具官悉自買聽醸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醸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醸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

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發明 浚自受命宣撫川陜之任關陜復左右高宗未幾金人入寇雖曰東南無虞然宋業未復國讐未雪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西駐興元將以規恢關路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其與書漢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同意則其為臣子狥國之勤豈不切哉

廣義 張浚志於興復此舉得矣惜其於建炎元年八月劾罷李綱而致車駕之東幸適足以為中興之累耳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浚亦不能無愧矣

金人趨西江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

江西州軍多陷

烏珠遣當堪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陷黄州知州趙令嵗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黄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趨洪州滕康劉珏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袁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宫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鬬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既而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

發明

遁者匹夫之行光世親率大軍受命拒敵弗克死守而乃逃奔以中國大夫而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故書引兵遁所以著其力足以拒敵而光世不之拒耳葢義者必急其君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綱目特書曰遁所以著其苟免而不知命之罪焉豈有身為大將親擁强兵而逃遁者尚可逭其誅責哉

廣義

光世小器也何其志易滿而懲易縱耶跡其南渡以來其建功事功亦不多見抑嘗考其作人矣當徽宗時其父劉延慶與樂師嘗禦遼之蕭幹矣樂師謂延慶曰請令公子三將軍為後繼觀此則知光世之虛譽素隆矣當時光世既銜父命而援樂師即當奮不顧身夫何逾約逗撓不進樂師失援而敗其為人葢可知矣其後當高宗之在揚州也金人入天長光世亦不能守衆以致喪師

𢖍軍帝南渡江光世之罪多矣雖其追㳟傅𢲅正彦皆韓世忠之功也光世何有焉且光世之守江州高宗以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使光世以屏蔽之光世則當思曰君父命我守兹土者正欲藩衛母后也使或失罪將曷歸故當憂勤惕厲以此介心可也豈置酒高會之時乎昔者漢高得秦因志猶慾縱日置酒高會天下幾非漢有賴張良樊噲諸得成帝業此亦漢高從諫之美也今也金兵南渡三日而光世亦不知之及其薄城遂引兵趨南康而付江州於敵人厥罪可勝誅邪吁光世避敵失守而高宗不能以軍法從事其所謂馭臣之柄果安在哉禮曰志不可滿慾不可縱光世何以知之

盜劉忠陷舒州

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叛州事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吕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敵之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趣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兵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嚙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從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

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發明春秋之法凡書救未有不善者然於救之中又有不得而槩論焉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是時敵勢滔天宋室危如累卵四方藩鎮擁兵自固未聞有勤王之舉趙立遠在徐州乃能將兵勤王大敗金人綱目據事書之近地諸鎮得無愧乎美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此固書法之深意也吁

如周望同知樞密院事

仍守平江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敵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廣義 觀分注載趙中丞之言則知古之善取天下者不過如此豈直興復而已哉然高宗當屯難之時而不能用此剛明之臣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因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

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璞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棁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説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棁邦光幷官屬迓金師拜烏珠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駡求死遂殺之充至金尼瑪哈薄其為人久之乃得仕

發明　上書杜充叛降金已正杜充叛國之罪下書通判楊邦乂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旨明矣夫杜充叛君事讐邦乂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其所以血書衣裾之事可謂詞旨甚白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為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廣義杜充殘忍薛幸人也宗澤既沒悉反其政專事苛刻又乏備禦之才高宗不察復以其守建康要地及至金師一臨杜門縮首而射利出降此誠國之巨盜豈可屬以大事邪然觀楊邦乂之死節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則足以見誅杜充於千載之下而顯邦乂于萬古也綱目賞罰之公於此見矣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發明自金人再擾綱目書帝如臨安如浙西如越州至是金人之兵漸逼乃書帝奔明州何哉

金人之寇不烈於前時明州之幸不急於鎮江而書法不同如此者高宗播越不能任人拒敵諸將有功畧無慰勞撫恤之意乃聽汪黄之言尺尺侵彊不復尺寸而惟事逃奔遂使敵人猖獗大舉入寇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高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且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高宗又烏足與論大勇哉

廣義　高宗狼狽如明者失於用杜充也使充得人而一聽岳飛之謀則烏珠何自而入建康哉

噫高宗用人之失而事勢卒不可為者有如是夫然則有天下者知人之學不可以不講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十二月金烏珠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死之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埒琿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

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越

四日帝舟次昌國縣

發明 是年之秋詔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則是朝廷付以拒敵之任也既而世忠為浙西制置威望大振則是世忠有殄敵之勢也夫何亟棄鎮江退守江陰不欲北向一敵遂至斂兵自避金人長驅使世忠尚能悔悟勉厲奮發猶或庶幾今乃縱敵深入略無牽制邀擊之謀迨使兩浙殘没乘輿播越是果誰之咎哉綱目書詔世忠備金於前書烏珠陷臨安於後則世忠辱命退怯之罪為如何哉彼江中之戰不勝世忠亦不能免誤國之誅也

廣義 嗚呼航海之阨固高宗失于用杜充之守建康也然觀分注載呂頤浩之言則知其為姦邪也必矣豈宜在帝左右以卜去就哉其欲從官各從便去者抑不知其置君父於何地也其意不

過欲為杜充之所為耳其惡可勝言哉向以苗劉之亂而會師勤王張浚以其素有威望能斷大事抑不知其事之大者孰有大於天子航海乎噫向也勤王是一顧浩也今也欺君又一顧浩也若顧浩者乘時射利之小人也尚何威望能斷大事之可目哉

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

廣義 岳武穆者雖古之孫吳韓鄧不是過也向使杜充一聽其諫則高宗必無明州之奔而烏珠且

將授首矣嗚呼雄哉

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阿里富珂揮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富珂揮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處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發明自金師深入攻略自如莫敢攖其鋒者今而江淮統制岳飛敗之于廣德楊沂中敗之于

高橋則二將懷狀勤王之心可見矣備書于冊深予之也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溫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浚劉洪道出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烏珠烏珠遣兵與阿里富埒琿復攻明州張浚懼師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來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溫州泊于港口

發明直書曰屠者金暴也綱目於高宗前書奔鎮江次書奔明州如臨安如越州盡改前史幸

鎮江幸明州幸杭州幸越州之文所以垂後王兢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是温州之行又復變文書帝走温州言走則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輕佻又甚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為金人所逐竄身苟免不啻狐兎之避鷹犬則亦以保養姦回忘讐事敵賢否不明是非淆亂之所致耳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觀之金人陷明州帝走温州之事而益信

廣義 萬乘之君而有航海之難此天翻地覆之極之象也嗚呼險哉公裕之功譬則浸淫之水迫于岸崩其傾頹崩潰之勢岌岌矣向非公裕寸土之障則泛濫瀰漫不復可救然則高宗不成擒於富珂璵者公裕之力也劉光世呂頤浩蓋亦愧死矣

金羅索陷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仙在陝蒐軍實增埤濬隍益為戰守備遣都統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羅索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羅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羅索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羅索奇其才誘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羅索怒盡屠之

發明

彥仙之守陝州蒐軍實修戰備不少遲緩雖郡兵寡弱亦不服顧是以綱目特表而出之

未幾受圍危急金誘啗百端悉斬其使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狥國有殞無貳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忠臣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順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

廣義　自古娼嫉之人豈惟不能成功亦足以殺其軀焉耳當羅索之攻陝也使曲端不嫉彥仙而出兵援之則羅索奚翅不能取陝哉就擒未可知也然則曲端他日見殺於張浚其禍實肪于此可不戒哉

滕康劉珏免

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發明外邦拜官未嘗書此何以書錄其賢也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乃金之賢相耳故特進而予之

二月河北盜酈瓊降于劉光世

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屠潭州

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脉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陷澧州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周望棄軍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烏珠遂入常州鎮江府

發明直書棄軍罪辱君命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大掠斥之也周望奉詔留守復擁精兵又非弱固不可以敵强之比而乃棄君逃遁縱敵大掠其罪可勝誅乎書望棄軍走所以著其效匹夫之行偷生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人臣覩此庶知愧矣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

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

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盜戚方陷廣德軍

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方縱兵陷廣德軍

夏四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

金羅索既陷陝遂長驅入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

泣羅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遁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躡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發明 凡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是時敵入潼關端使玠拒宜也及其大戰彭原師徒撓敗端當協力破敵共收成功是亦職分之當為耳夫何遽延邠州擁兵自固因介敗績退屯涇原畧無齊弱扶傾之意則端之罪可勝誅哉考之分注猶以退屯涇原為文綱目變文直書走還所以著其放匹夫之行深貶之也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除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

之據江表而圖關陜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廵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烏珠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之虚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入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喜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

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蘭自濰州遣勃太一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黄天蕩太一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宫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再求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

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發明 江中之勢世忠以八千人破烏珠十萬之衆相拒四十八日向使天或祚宋而閩之鄙夫不獻焚舟之策則女真之全軍必沒而華夏之王風庶幾少振矣世忠甫敗烏珠濟江而敵得以長驅北歸此固南北之大幾也然金人自是喪膽不敢復渡長江世忠之功豈不偉哉雖然宋以八千

之兵能破十萬之衆苟或合諸將之兵併力而北
則中興之業易於反掌宋人不能奮義理之勇諸
鎮不能修連師之職夷狄初退視爲苟安不得播
赦文於陝之蒲解恐怒金人不得屯戍卒於河之
東西恐妨和議而但令年增歲幣明年貢方物以
國之大讐置於度外以金之侮慢委於固然兵衰
將老坐失事機高宗不能奮之於前孝宗不能振
之於後不過易君臣之稱爲叔姪之號上下相安
恬不知耻殊不知國之所損亦多矣豈不深
可惜哉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廣義　嗚呼世豈可以一時之成敗利鈍論人物哉
惟當要諸久可也然以一時成敗利鈍論之
雖諸人敗夫皆可得而言矣惡在其爲品藻耶若
論其功業於悠久而不在於一時之成敗利鈍然
後知敗者乃其所以成也鈍者乃其所以利也觀
夫世忠邀擊烏珠之時駐軍青龍江灣海口其意

即欲一鼓擒之及事未就遂移師鎮江其料敵其設伏若善射之中的無毫髮爽然而不勝者失於智者之千慮也夫豈其罪哉世忠可謂出當時諸將一頭地者也君子烏可以一時之敗績而遂貶其功哉臣意世忠雖不能成功于一時而自是之後烏珠卒不敢窺江而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者誰之功也昔者張巡之守睢陽獨嬰孤城以寡禦衆力竭死賊識者謂其雖不能成功于一時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者巡之功也孰謂濟高宗之中興者不由于世忠江上之敗績耶

還趙鼎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己

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誠堅卧不出上疏論順浩過失凡千餘言順浩因求去詔以順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

御見之

發明

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言國論雖不定但王不用善而淪胥以至於敗矣順浩專權自恣惡聞善言而趙鼎上疏力劾畧無回隱由是改鼎翰林學士既辭不拜改鼎吏部尚書復辭不就然則順浩以官加鼎者非公議也將恐其論已而以官啗之耳曾謂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鼎再疏劾之順浩竟罷相位豈非君子和而不同

者哉故夫書還趙鼎為翰林學士所以明其以官而相謗書鼎辭不拜所以嘉其不入於其黨書呂頤浩免所以著其有過之可免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是矣

廣義分注云趙鼎論頤浩過惡千餘言而高宗即從之以免頤浩可謂勇於聞善矣大非寵信汪黄之日也中興之業其可望焉

留守司統制牛皋追敗金人于寶豐

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岳飛襲金人于靜安敗之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棁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棁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冦者多賴以免

王綱罷○以翟興等為荊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引言于帝曰群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

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朱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與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金人圍楚州

金達蘭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

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

發明

劉位乃土豪耳既無折衝之才又無御衆之術以為鎮撫取敗之道也況諸鎮擁兵自固有急不援救援未㦲或為盗殺或為敵取皆不能保有土地以藩王室范宗尹之謀豈不誤哉直書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盗所殺則位之有愧是職亦多矣

○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浚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斃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火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親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發明 黜陟之令人君所司浚人臣而行之不亦專乎然前書命浚便宜黜陟則是君既命之非專也雖然譏問之言難入而易惑苟非至明無疵者鮮不為其所移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茲因議事不合由是罷黜萬安則浚聽德之聽豈不亦少虧哉噫浚以碩德重望尚以積疑而忌曲端則他人之劣於浚者其不信人之讒姦布矣罷之猶可他日殺之則又甚焉故綱目直書浚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戚方降于張浚秋七月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

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浚浚還戚言飛可用乃以為通泰鎮撫知泰州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不聽

發明 戚方降于張浚昌為加官岳飛蓋浚歸功於飛且因以薦之也雖然今日薦飛者浚也他日忌飛者亦浚也是何好惡之不倫乎然今日之薦飛者公義也他日之害飛者私意也蕭何始薦

辭信而終妬辭信此小人之心妬薦之者已之位尚高於彼也終妬之者已之位反卑於彼也位卑則讒忌之心生讒忌之心生則誅害之意作是以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焉耳綱目特書于冊其所以謹微之意亦深切著明矣

金烏珠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羅索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浩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發明前巳書金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而此不書者不欲重言以諱内惡也然二帝獨無罪乎二帝服為臣虜偷生忍辱其罪已不言而可知矣綱目書法如此猶為中國諱之耳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太后至越州○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盧益罷○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蘭請立已達蘭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

使思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沓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蘭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寳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段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發明

立者不宜立也金衆號斥之也斥金則斥劉豫矣豫叛君背國君父於金苟焉無耻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區區河南數郡而又為金立者乎豫之僭立固無足言者自是而後削去其為齊之號而稱劉豫所以不予其為僭國也綱目誅亂討逆之旨嚴矣

廣義 劉豫宋臣也其叛逆之罪固不可勝誅矣然而金人立豫者不過分裂宋之土地而與之亦非分已之所有也夫地取於人思歸于已金人之黠有如是夫

光黃鎮撫使吳翊棄城走 以李成兼領光黃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

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

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進不能為國殄敵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强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發明書不進罪不急君也楚州受圍五月糧盡援絕其危甚矣光世受命救楚譬猶拯溺救焚疾之可也夫何頓兵不進遷延坐視其逆命不忠之罪著矣故書不進以深貶之趙立之守孤城竭力備禦中礮而死可哀也已尚天假之以年則楚州安得而遽陷乎立乃武人目不知書前書起兵復徐州又書將兵勤王此書死之則其始終心宋切矣故綱目特以全節予之噫一武夫尚能全節如此划當時士大夫之叛逆者寧無愧于此綱目褒貶之公書法之深意耳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羅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西以錫為統制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羅索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

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罪浚之輕師失律焉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張浚是舉雖違衆議而有輕師失律之愆然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雖云敗績而其義聲充溢於天地之間矣前書治兵與元以圖中原此書帥五路之兵與金大戰則其復讐之義猶國之心表表然者夫豈因其功之不成而遂少貶之哉使天或祚宋其志得行華夏之氣寧不由是大伸

予觀綱目之所書則其予之之意益可見矣

廣義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千古用兵之格言也張浚興復之志可謂銳矣惜其不講於此而卒以取敗夫金人之善用兵者莫過於烏珠是誠勍敵也當其將至之日諸將皆曰未可輕舉者必其鋒之未易當也然凡事本乎人情通乎物理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況行師之大事乎令也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拗穢見不聽偏裨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衂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然則為將者文事不可以不講

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〇冬十月

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蘭為其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蘭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達蘭陰縱之使還也

發明 秦檜之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為文綱目特書金人縱秦檜還者循名責實也蓋秦檜執于金守衛甚嚴況自燕至楚二千餘里踰河越臨關津既多檜之夫妻寧能高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之歟此由賊檜陰主和議見悅女真而佯縱之還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與之曲諱原情誅意其旨嚴矣當是時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也故綱目於檜之還特書于冊者其謹於微之意深矣

廣義 金人以和議愚宋而秦檜首倡之故悅其說之合而陰縱其還也為此計者豈非金人欲堅其議乎高宗不察而反以檜忠樸過人惜哉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附劉

豫○十一月趙鼎罷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特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廣義高宗當厄難之際以一言忤旨而罷岡家柱石之賢臣可謂不知務者哉

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復陷涇原諸州軍

金人既陷涇原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洧復引金兵陷環慶

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發明　長至之節遣賀二帝則高宗於天性之恩亦非恝然罔念者然卒致二帝不還侵疆不復大讐不報王業偏安何耶蓋由苟免之心勝姑息之政多而無憤悱自强之志耳苟有人心者必思父兄妻子陷溺窮荒冬至令辰弗克相會嗣是宵衣旰食卧薪嘗膽積粟聚兵以圖恢復斯可謂之大孝也今而隆之以虛禮飾之以虛文則亦何益之有哉據事直書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閻

立為先鋒摯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沮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

浚聞金人入鳳翔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

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侯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陁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羅索卒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大呼曰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發明 金人之冠熙河惟輔竭力守禦及其被執捽之以去觀其大呼而曰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凜凜然忠義之氣死而猶生其志可尚故綱目以全節予之至若羅索之卒即書于下者所以明天道昭然特假手以償好殺之罪耳謂天道之遠而可忽邪後之伐人家國者可以鑒矣吁

定差役法

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工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人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益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擄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塗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發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殺者殺無罪之詞客戶者皆兩河之民不幸宋室陵夷淪沒外域又從而拘殺之抑何義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金雖敵國是亦當念胞與之義而愛之何乃驅兩河之平民肆無辜之殺戮耶是乃無惻隱之心安得謂之仁哉此其終於剖

據而不能為一統之主也綱目不曰索而曰
大索不曰殺而曰拘殺所以直著其暴耳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